

疏影横斜醉客身

□ 戴明

余静,学生时代偶尔打打篮球和乒乓球,进入不惑,连续两辆代步自行车被“梁上君子”牵走,干脆步行上下班,好在不算太远,早中晚四趟,这一走就是二十年。退休后,体检发现血糖偏高,本着“管住嘴,迈开腿”的原则,开始散步。

散步与上班时的步行当然是有区别的,上班时穿街过巷,径捷为上,事多时紧,来去匆匆,即使沿途有风景也无暇欣赏,纵然驻足,也不过惊鸿一瞥。而晨昏散步就不一样了,在这暂住的城市三环之外,有湖泊湿地,河流池塘,林成片、花满坡,远望有山,近看有水,可以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可以春看桃李芳菲,夏赏“接天莲叶”,可以深秋“枯荷听雨”,冬陪“梅花傲雪”。走过一年四季,在路边看到舒展的野菊,撑起白绒绒小伞的蒲公英,春季攀爬着围栏,蔷薇垂下瀑布般的花帘,墙角的紫花地丁开成星星,即使踏雪寻梅的时候也可能意外地发现寒风中含笑的茶花,至于百花盛开的春天,那就更是目不暇接了。脚步丈量的不只是路,更是一场与自然诗意的邂逅,那些鲜活的色彩,那些变化的芬芳,总能让心底的褶皱被温柔地抚平。

一山一水,一花一木,风霜雪月,花鸟虫蝶。沿途的风景,无不自带诗意,有时心有所动时便留下四言八句。

路边的花当然大多是易裁易管理的常见花卉,不过有些还是很有些名气的,比如“四君子”中的梅与菊,尤其是菊花,虽然不是那种供展览用的名贵菊种,但夏菊、秋菊、寒菊,一样都不少见。去年,小区不远处一坡地就新种了一片黄金菊,转角处另一坡地则是长叶蝴蝶草,可喜的是当年栽种当年开花,至秋依然灿烂,她们与原先的松树、丛竹、杨柳等交相辉映,既为一旁的荷塘锦上添花,也为我的散步增添了一个新的地方,曾经欣喜地为她们写下:

不与群芳竟暖柔,
孤标冷对万木秋,
长依五柳松为友,
更抱寒香醉九州。

春节前一场大雪覆盖了那片黄金菊,由于面临北坡,寒风裹着积雪将她们深埋在雪下,原以为她们挺不过这个寒冬,可随着冰消雪融,春回大地,她们又重生了,如今盛宴时节她们依然盛开。

有时想想,菊花并没有什么太特殊的,为何在花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呢?比如“花中隐士”的雅称,“十二客”中占有“寿客”的位置,诗词中也常用菊花比喻品行高洁的人。菊被赋予了高洁隐逸、淡薄名利、超然物外的文人精神,五柳先生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不知撩动过多少文人的心。菊花除了丰富的文化内涵,还是重要的民俗符号,“岁寒三友逢开口笑,菊花须插满头归”,杜牧重阳齐山登高时就将这一符号艺术化而流传千古。此外,古代“菊”字曾作“穷”字讲,意思是一年之中花事到此结束,所以才有唐元稹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”的说法,百花凋谢,唯菊独放,叫人如何不“偏爱”呢!

可见名花之名除了外在特质,本质上是通过历史、艺术、民俗等长期文化建构的结果,使之从自然植物升华为情感的载体和价值观的符号。而普花的文化意义则多停留在直观的审美层面,更贴近自然属性,这种名与非名的区别更多的只是人类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权重罢了。

如果说菊花象征隐逸、高洁、超然的性格,那同为四君子之一的梅花则象征坚忍、自强、奋斗的精神。现在春天开放的美人梅、红梅等比较多见了,小区就有几棵很漂亮的人梅,不过感觉还是不及寒梅,除了

因为与桃李樱花等同时争艳并无特别优势外,大约既缺少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”的坚韧,也没有“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”的孤傲,更少了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的文化内涵吧。

去年大雪后的正月初四,雪才开始融化,有同学就在江滩公园拍梅花照,依林傍水的寒梅好像全然没有刚经历过大雪的模样,开得依然精神,将梅花的傲雪凌霜、清高孤傲的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,不由得在照片下留言:

依林傍水长精神,
疏影横斜醉客身。
腊尽忽逢千树雪,
江滩早报数枝春。

说实话,梅花诗是最不易写的,无论是梅花的自然属性还是梅花的文化属性,古人都写完了,也就我们这些不会写诗的人才敢四言八句,反正是朋友间的微信体。

古人不光写尽梅花诗,描写梅花的雅趣也不少。北宋时期文学家和隐士林和靖读诗书却不愿做官,以采药、种花、捕鱼自给自足。中年时,他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种下三百六十多棵梅树,以梅为伴,以鹤为友,酌酒吟诗,留下“梅妻鹤子”的典故,可见爱梅之深。

晚清“中兴四大名臣”之一的彭玉麟,书生从戎,秀才将兵,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,官至兵部尚书,六十多岁仍请命出山抗击法军,一生功劳卓著,却六次辞官,写下“平生最薄封侯愿,愿与梅花过一生”的诗句,以梅托志。他在石钟山建造形如梅花的梅花厅,四周植梅,并在梅花厅中立下为官不收礼、不受贿、不徇私的“梅花厅誓言”,临终时依然惦记着梅花,题诗“一生知己是梅花,万幅梅花报春晖”。

小区除了春梅,也有几株樱花和杏花。这几年客居在此,杏花似乎知道我是客,年年提醒早回家,因为杏花开时,就是我该回老家为先严先慈扫墓的时候了。今年清明前,连续几天风雨,飘落的杏花将树旁那段小径铺成了杏花道,也随风飘满了池边的水面,小雨时,擎伞漫步,写下《雨中杏花》:

轻寒漠漠掩柴扉,
细雨蒙蒙湿翠微。
节近清明花半坼,
素英沾雨逐波飞。

杏花有知,次日雨停,我踏上了返乡的路。

不知为何杏花没有被列入名花之列,甚至未能入选宋代文人张敏叔的《十二花为十二客》中,其实杏花还是很美的,也很有文化底蕴。看看她的几个雅称就知道了,比如作为春季的信使而获得“孟春客”的美名,作为二月的代表性花卉,“杏花月”成了二月的别称,当她与江南烟雨结合,被美称为“烟雨客”,而雅称“玉雪肌肤”更升华了杏花的洁白如玉与清丽气质,唐代科举放榜时正值杏花盛开,因而又被赋予美好寓意的“及第花”,谁可以与她比肩?好在古人并没有慢待杏花,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一段好春藏不住,粉墙斜露杏花梢,诗人们谁忘得了杏花呢!

三名医董奉将杏花升格为一个行业的标杆。董奉少年时发奋钻研岐黄之术,学成后周游天下,以医术治病救人,据说途经今安徽凤阳,看到当地因战乱贫病交加,十分同情,便在凤凰山之南的小山坡上住下来。他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,鼓励人们在荒坡上种植杏树,但人们一时未能接受,他便“为人治病,不取钱物,使人重病愈者,使裁杏五株,轻者一株,如此数年,计得万余株,郁然成林”。后来杏子成熟时,规定凡买杏者不必通报,留下一斗谷子,自行取走

一斗杏,他再将谷救济灾民。董奉去世后,杏林的故事一直流传下来,至今杏林仍是中国医界的代称,人们用“杏林春暖”和“誉满杏林”称颂医生的品质高尚和医术精良,医生也常以“杏林中人”自居。

像杏这样有文化属性的花都未能纳入名花之列,那路边、小区、花圃、窗台几乎随处可见的蔷薇和月季,也就只好列入普花系列了。当然普花依然是有文化意义的,只不过更贴近自然属性。

蔷薇是蔷薇科蔷薇属部分植物的通称,主要指藤蔓蔷薇的变种及园艺品种。蔷薇喜欢阳光,亦耐半阴,较耐寒,耐干旱、耐瘠薄,早开者可在三月间,次序开放,可达半年之久。可见蔷薇适应性强,花期长,难怪比较常见。其实从唐诗宋词里也能看出这一点,“倚墙当户临横陈,致得贫家似不贫”“莫嫌村巷蔷薇野,春晚犹堪取次看”,唐人陆龟蒙和宋人倪龙辅的诗告诉我们,蔷薇在贫家也可以说“自横陈”,在村巷一样可以“取次看”。蔷薇的确普通,的确常见,的确亲民。

孙子就读的幼儿园的马路对面有个小区,从围墙窗中看到沿墙种有不少蔷薇和月季,常常有那么几枝耐不住墙内的寂寞,从窗户探出头来,看看墙外的风景,看看我们这些幼儿放学的家长们。有时随风摇曳,好似在打招呼,去年秋天为此写下四句作为对蔷薇和月季的回礼:

小萼摇风破绿根,
红绡蘸露蕊黄轻。
原知九月催寒紧,
犹向晴窗探秋清。

很多花都有别名、雅称,蔷薇也有,比如别名蔷薇、刺蘋、刺莓苔,雅称野客、雨薇,买笑花等。其中“买笑花”的雅称还与一位皇帝有关,据《贾氏说林》记载,上林苑中栽培有蔷薇,汉武帝与宫女丽娟在园中赏花,时逢蔷薇始开,态若含笑,武帝叹曰:“此花绝胜佳人笑也。”丽娟戏问:“笑可买乎?”武帝说:“可。”丽娟便黄金百斤,作为买笑钱,以尽武帝一日之欢。“买笑花”从此便成了蔷薇的别称。

就在写这篇文章的间隙,看看微信,发现有同学在炎夏的早晨游园并拍到了盛开的蔷薇,便“看图说话”留言,作为此文的一段插叙:

幽亭寂寂草荫浓,
炎夏噪蝉少花红。
最是多情千瓣紫,
几枝轻摇送晚风。

同属蔷薇科的月季与蔷薇、玫瑰被称为中国蔷薇三姐妹,她们都比较常见。月季因一年四季开花,更多见于花圃和普通人家的盆栽,其雅称月月红、四季花、长春花、斗雪红,还有胜客、瘦客等很有文化气息的名字。宋人张耒说:“月季只应天土上物,四时荣谢色常同。可怜摇落西风里,又放寒枝数点红。”看来今人喜欢,古人也很高看。

去年初冬,晚上外出散步,路过一个已经拆迁后的区域,周围围着栅栏,一角还残留有一栋荒芜的小楼,不知是当时拆迁时最后使用过,还是想作为以后开发时的临时用房而特意留下的,旁边有一条废弃的小路,我经常散步经过,从未发现有人进出。那天突然看到一位老人在寒风中蹒跚独行在那条小路上,转了一圈回来,老人还在那儿,觉得有些奇怪,便走近聊聊,原来老人以前就住在这儿,“今日路过,进来看看。”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指着不远处几株稀疏的月季说:“这是我种的,不想还活着,大约等着我吧,我走时带回去。”看老人有些睹物伤感的恋旧神态,就劝说道:“天冷,这里光线又差,您早点带她们回去吧。”与老人辞行后,一路走,一路还沉浸在刚才的情绪中,想那老人、

怀念父亲

□ 李珍文

家好心的房东,求得一处废旧的杂物间容膝。

荆门后港镇毗邻长湖,湖中浅水处盛产菱角、莲藕、高笋、浮萍等水生植物,水中的鱼虾也很多。安顿下来之后,父亲带着叔父下湖打菱角、挖莲藕、捕鱼虾,收获的“水中粮食”除了一家人自给自足之外,剩余的都拿到集市上去卖,然后换得一些简单生活物资回家贴补。父亲和叔父年轻时都学过皮匠手艺,寒冬腊月,天气变冷,不能下湖了,两兄弟或在自家做木屐、皮靴、皮鞋,制作大鼓、小鼓;或肩挑做好的皮具串乡叫卖,还兼修各种皮具。

客居他乡的日子似乎安稳了,父亲庆幸大灾之年,你在,我在,一大家子能完整团圆在一起。可是,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就在客居荆门后港的第二个月,婶娘身染沉疴,医治无效,不幸客死他乡。婶娘时年22岁,丢下了23岁的叔父与两个孩子,堂兄两岁半,堂姐五个月。一时间,叔父悲痛欲绝,万念俱灰。婶娘走后,老家的洪水也开始减退,父亲安顿好一家老幼后,租用一户渔民的小船,与叔父一起将婶娘的遗体运往老家。一千多里的水运路程,父亲不辞辛劳,忍饥挨饿,日夜兼程,向家的方向狂奔。当小船进入内荆河时,远远看见婶娘的娘家人在码头上等候。还未等小船到岸,岸边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小船到岸了,父亲、叔父、婶娘的兄长,三兄弟抱头痛哭。父亲泣不成声,对婶娘的兄长说:“哥,我是不是把弟妹照顾好,我对不起吴家的亲戚(婶娘姓吴)呀!”说完,两兄弟又一次抱头痛哭。婶娘英年早逝,魂归故里。父亲与叔父安葬好婶娘后,又原路返回荆门后港。

上天似乎不眷顾苦难人家,一个星期后,堂姐因为缺奶水染上疾病,不幸夭折。幼不更事的堂兄因不见母亲日夜哭泣,堂前

屋后找母亲。父亲无可奈何,只好指着我母亲对侄子说:“这是你的妈妈。”从此以后,我母亲一直在履行堂兄母亲的责任,直到2008年,八十岁的母亲离世。

年轻的叔父历经了丧妻与失女之痛,一下子苍老了很多。作为兄长,父亲不忍自己的手足这么年轻就孤身一人,于是就托当地的房子给叔父说媒。在好心房东的极力撮合下,叔父与一吴姓的丧夫之妇重组成家庭。这样,父亲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下了。叔父虽然续弦了,但重组成家庭或多或少有一些矛盾,世上有几个后妈能容得下继子呢?为了减轻叔父的压力,我父亲只好把三岁不到的堂兄带回老家抚养。

堂兄来我家后,我父母视他为己出,生活上,只要我们兄弟姐妹有的,堂兄必定有。我母亲除了给予堂兄生活上的照顾,最重要的是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慰藉,让他渐渐从丧母之痛中解脱出来。以至于后来堂兄上学读书、成家立业,我父母尽到的责任都是父母对亲生儿子应尽的责任。

光阴荏苒,流年似水,我的父母操持着一家子,历经了农村的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、战胜三年困难时期等社会主义建设。我的几个堂兄、堂姐也相继成家立业,父亲为了娶亲嫁女不知耗费多少精力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、中期,我也出生了,父亲当年38岁。我的降世,父亲既喜又忧。家庭增添人口固然是好事,但父亲肩上的担子更沉了。

父亲吃苦耐劳,在贫穷中隐忍。从我记事起,父亲总是不停地忙碌着。忙于田间地头,忙碌于家庭琐事,忙于谋求生计的路上。在那个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的计划经济时代,寻常百姓家解决温饱都很难。人口不多的家庭,生产队分配的粮食还能维持生活。而我人口多,劳力少,每年都是超支户。靠

那月季、那曾经的邻里、那过去的岁月,回家后写下:

荒园寂历草萋萋,
废圃空余旧槿篱。
雨蚀颓垣苔色重,
霜凝幽径屐痕稀。
曾借邻叟承晚露,
相伴寒禽送晚暖。
瘦客未改春时性,
犹向朔风展玉姿。

东坡先生说:“唯有此花不厌,一年长占四时春。”老人的月季就像东坡先生的《月季》一样,即使长时间没有人护理,知道“寂寞开无主”,也依然独自在冬天奋力开放。好在月季等到了老人,老人重逢了月季,我想那月季大约寄托着老人的一段美好生活吧。

月季的花色是非常丰富的,虽然常见以红色和粉红色为主,家庭盆栽多为这一类,但黄、白、玫瑰红都有,甚至还有紫、橙、蓝、绿和黑红,当然那些少见花色已登上大雅之堂,属于名贵之列了。

一次,在微信群里就看到一张摄于公园的黄色月季照,在周围红色月季中显得非常亮眼,甚至有些张扬,于是为这份张扬写了四句:

花期每到便张扬,
占尽千红更著黄。
不与姚黄争富贵,
长伴玉骨散清香。

月季也是有故事的,二百多年前,中国的朱红、中国粉、香水月季、中国黄色月季四个品种,经印度传入欧洲时,正在交战的英法两国为保质月季安全运送,竟然达成暂时停火协定。后来与欧洲蔷薇杂交、选种,法国青年园艺家弗兰西斯经上千次杂交试验,培育出“黄金国家”新品种,此时正值二战爆发,便将新品种寄往美国,又经美国园艺家培育出新一批品种,其中一种命名为“和平”。一九七三年,美国友人欣斯德夫人和女儿一道,带着欣斯德生前留下的对中国人民的深情,手捧“和平”月季送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,这个当年远离家乡的月季使者,环球一周,又回到了它的故乡,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几年来,散步走过小区内外,路旁塘沿,河岸湖边,看到的当然不只是杏花开后菊花开,月季“更与梅斗霜雪”中,常见的花还有很多,有的零星,有的成片,有的精致,有的随意,有的是园林工人的栽培,有的则是鸟与风的功劳。好花知时节,依时恰怡开,李花、梨花、樱花争艳,玉兰、杜鹃、荷花竞放,百子莲、乌桕梅、马丁香、木芙蓉不开自香,萱草、月见草、蝴蝶草、车轴草各有芬芳。

人在饱暖之后,就会有更多精神层面的追求,花草装点生活,不只是停留在美丽的自然属性上,更有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与自然之间的和谐,融入了人的习俗、艺术与修养,乃至信仰和精神的追求。

如今,都市的大街小巷被精心布置,小区庭院为花卉装点。乡村的房前屋后既有桃李杏梅、梨枣桑槐,更有田野稻花、油菜花的花海连天。一年四季,或春日繁花似锦、夏日荷塘映日,或秋日金菊傲霜、冬日寒梅凌雪,当然不止是花,如茵绿草、金风杏黄、白桦披素、枫叶醉红,都无一不为生活增添一抹温润与浪漫,让日子多些温馨与诗意。

“时光不语,缱绻成诗”。人的一生,酸甜苦辣、喜怒忧患,各有的日子,不是风花雪月才是景,并非远方才有诗,人间烟火,也能一日三餐皆成诗。

我不擅长写诗,但有时会用“四言八句”的日记体,将凡人俗事,熬出点点诗意,记录生活。

工分分得的口粮,只能维持当年的生活,每到第二年开春,家里的米坛子就空空如也。为了让一大家子过日子,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,每年在农闲的冬天,就结伴去长湖打菱角、挖藕,以贴补一家人的生活。因为身体长时间被冷水浸泡,风寒进入了体内,父亲落下了风湿病,到了中晚年,有时关节痛得寝食不安。

为了让孩子长身体,父亲总是忍饥挨饿。常听堂兄、堂姐们说:“二叔吃饭的时候,只要锅中的饭不多了,他就不再吃了。”夏天天子长,父亲在田间耕地,母亲每次要堂兄、堂姐送来的耙子、饼子,他都不曾吃过,都要堂兄、堂姐吃,还叮嘱她们:“不要让你们二婶知道。”后来,母亲还是知道了,责怪父亲为什么不顾自己的身体。父亲还是那句话:“孩子们正长身体,再苦也不能苦孩子。”母亲只好含泪说:“你是家庭的顶梁柱,你的身体垮了,几家的孩子更没有依靠了。”父亲含泪点了点头。

因为父亲刚刚进入六十岁就患上了食道癌。无情的病魔折磨了父亲两年多,最终在1990年5月,父亲带着不舍和无奈,痛苦离世。

父亲的一生很平凡,平凡得像门前的椿树,巍峨、挺拔,用伟岸的身躯顶起一个多次多难的家,为家人遮风挡雨。

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他的爱凝重而沉默,与脚下的这片土地一样淳厚深沉。

每当回忆父亲,我总是泪眼婆娑。父亲的许多片段和故事,总是那样苦涩而温馨地演绎在我的心灵深处。让我又一次体验到人生的凝重,生命的苦难,还有那至纯至美的亲情。

记忆深处,父亲那佝偻而坚定的背影,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,在我的心中永远定格成一幅难忘的画面。

平潭看海

□ 曹玉治

第一眼

第一眼看到的大海
在平潭的凌晨,比我矮十三楼
海浪不凶,像一串串小鲫鱼